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

起著雍閏茂正月盡上  
章因敦十二月凡三年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

帝

重和元年春正月甲申朔御大慶殿受定命寶百僚稱  
賀初金主用鐵州楊樸策即位改元矣樸又言自古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

起著雍閏茂正月盡上  
章因敦十二月凡三年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

帝

重和元年春正月甲申朔御大慶殿受定命寶百僚稱  
賀初金主用鐵州楊樸策即位改元矣樸又言自古

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遂遣使如遼

丁亥遼遣耶律訥格等如金議和以蕭奉先等言許之

可以彌兵故也

考異按金史太祖紀不書遣使求封冊蓋醜其事而隱之也今據遼史天祚紀

修入

己丑大赦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亦得準依無

過人例 庚戌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黼為尚書左丞黼

美風姿有口辯才疎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初因何

執中薦擢校書郎遷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寢失帝意

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

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去執中使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納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為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智獲免還為學士承旨至是遂入政府 遼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二百戶降金時東路諸州盜賊蠭起至掠民自隨以充食 二月戊辰增諸路酒價 庚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等使女真講買馬舊好初藥師等兵船至

海北見女真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稱已入蘇州界女  
真不納幾為邏者所殺青州安撫使崔直躬具奏其事  
時政和七年八月也帝怒詔元募借補人并將校一行  
並編配遠惡仍委童貫措置通好女真事監司帥臣不  
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貫更令王師中別選能吏  
以往政洮州人也謫官青州寓家於平師中言政可使  
遂用之

考異宋史徽宗紀重和元年二月庚午遣馬政  
由海道使女真約夾攻遼金史太祖紀天輔元

年十二月亦云宋使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其畧  
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之

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是初遣馬政即欲  
夾攻求故地也李燾長編辨此為封氏編年之說未可  
全信云議夾攻實自宣和二年二月四日遣趙良嗣始  
前此馬政及呼慶兩番所議但買馬耳若果議夾攻則  
政子擴茅齊自序不應不載兼趙有開死政止不行獨呼  
慶見阿固達何緣便議夾攻不知封氏據何書當並削  
去今從之金史所載國書或是良嗣所齎誤繫之馬政  
且遣使在重和元年乃金天輔二年也元年十二月安  
得見政所致之國書  
其為舛錯無疑矣  
甲戌升六安縣為六安軍 丁

丑詔監司輒以禁錢買物為苞苴饋獻者論以大不恭  
遼使耶律訥格還自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  
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

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  
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 三月丙戌詔監司郡守  
自今須滿三歲乃得代仍得通理 癸巳令嘉王楷赴  
廷對楷帝第二子也 丁酉知建昌陳并等改建神霄  
宮不虔及科決道士詔並勒停 戊申賜禮部奏名進  
士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有司以嘉王楷第一帝不  
欲楷先多士遂以王昂為榜首 召管勾棣州韓君文  
人觀劉棟赴闕 遼復使耶律訥格如金申前議也



夏四月癸丑朔築靖夏城制戎城 錄呂餘慶後 乙

邠御筆以淮南轉運使張根輕躁妄言落職監信州酒  
稅是時承平日久賜予無藝營繕並興殆無虛日以故  
國用益窘帝多命臣僚條具財計於是中外所陳非一  
根因而進節用之說權倖以其不利於已也莫不切齒  
而大臣以賜第事謂根議已力謀所以中根者於是言  
章交上而帝察根之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拘占  
直達綱船以應花石之用根以上供期迫奏乞還之重

忤權倖意且因被命督促竹石又上言東南花石綱之  
費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本路尚然他路猶不止此今  
不以給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  
休息之期以厚幸天下於是權倖益怒故有是命 癸

亥減捶刑 己卯詔每歲以季秋親祀明堂如孟月朝  
獻禮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二月十五日生辰為貞元  
節 辛巳道錄院上看詳釋經六千餘卷內詆謗道儒  
二教惡談毀詞分為九卷乞取索焚棄仍存此本永作

證驗又林靈素上釋經詆誣道教議一卷乞頒降施行  
並從之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乙酉詔諸路選漕  
臣一員提舉本路神霄宮 丁亥以林靈素為通真達  
靈元妙先生張虛白為通元冲妙先生虛白南陽人通  
太一六壬術帝召管太一宮恩賚無虛日官太虛大夫  
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曰朝廷  
事有宰相在非予所知也帝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  
壬辰頒御製聖濟經以青華帝君八月九月生辰為元

成節 戊戌遼復遣耶律訥格使金要以酌中之議金  
主遣呼都堪與訥格持書報如前約 庚戌手敕兩浙  
漕司以權添酒錢盡給御前工作 六月乙卯以賢妃  
劉氏為淑妃 壬申門下侍郎薛昂奏承詔編集王安  
石遺文乞差檢閱文字官三員從之 遼通棋雙遼四  
州之民八百餘戶降于金金主命分置諸部擇膏腴之  
地處之 秋七月壬午以西師有功加蔡京恩官其一  
子鄭居中為少傅余深為少保鄧洵武為特進進執政

官一等 癸未詔蔡京鄭居中余深童貫並兼充神霄  
玉清萬壽宮使鄧洵武薛昂白時中王黼蔡攸並兼充  
副使 己酉遣廉訪使者六人振濟東南諸路水災  
遼耶律訥格等齎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至金金乃遣呼  
都堪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  
幣之數如能以兄事朕冊用漢儀可以如約遼於是遣  
訥格托多如金議冊禮金留托多遣訥格還謂之曰言  
如不從勿復遣使 八月甲寅以童貫為太保 戊午

知兗州王純奏乞令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間於其中出  
論題從之 庚午詔自今學道之士許入州縣學教養  
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  
外兼通儒書俾合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  
中選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  
居士逸士隱士志士每歲試經撥放州縣學道之士初  
入學為道徒試中升貢同稱貢士到京入辟廂試中上  
舍並依貢士法三歲大比許欄鄴就殿試當別降策問

庶得有道之士以稱招延 辛未資政殿大學士知陳

州鄧洵仁奏乞選擇道藏經數十部先次鏤板頒之州

郡道錄院看詳取旨施行又乞禁士庶婦女輒入僧寺

詔令吏部申明行下 壬申詔執政非入謝及丐去母

得獨留奏事 乙亥升兗州為襲慶府 是月掖庭大

火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藝屋五千餘間後

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九月辛巳

大饗明堂 壬午詔罷拘白地禁權貨增方田稅添酒

價取醋息河北加折耗米東南水災強糴等事 丙戌

詔太學辟廡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

戊子金主詔曰國書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為之其令所

在訪求博學雄才之士敦遣赴闕 己丑以歲當戌月

當壬為元命降德音于天下 庚寅門下侍郎薛昂罷

以白時中為門下侍郎王黼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

旨馮熙載為尚書左丞刑部尚書范致虛為尚書右丞

頌御注道德經刻石神霄宮 壬辰禁州郡過糴及



邊將殺降以倖功賞者 癸巳禁羣臣朋黨 丁酉用  
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辛丑鄭居  
中罷乞持餘服詔從之 壬寅詔視中大夫林靈素視  
中奉大夫張虛白並特授本品真官 先是帝用方士  
言鑄神霄九鼎名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蒼壺祀天貯  
醇酒之鼎山嶽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  
鼎混沌之鼎浮光洞天之鼎靈光見耀鍊神之鼎蒼龜  
火蛇蟲魚金輪之鼎至是始成奉安於上清寶籙宮之

神霄殿 閏月己未以劉棟為守靜先生視中大夫棟  
辭不受 庚申詔江淮荆浙閩廣監司督責州縣還集  
流民 乙亥給事中趙野奏乞諸州添置道學博士擇  
本州官兼充從之 丙子詔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  
立恭帝後以為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 冬  
十月己卯太白晝見 壬辰知陳州鄧洵仁奏本州學  
內舍生宋瑀係故翰林學士宋祁之孫行藝清修願換  
道學內舍生舊有撰到道論十篇及近撰神霄玉清萬

壽宮雅謹具繳奏呈御筆宋瑞特與志士仍許赴將來  
殿試 己亥改興慶軍為肇慶府 癸卯帝如上清寶  
籙宮傳度玉清神霄祕籙會者八百人時道士有俸每  
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貧  
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飲餐及襯施錢三  
百 甲辰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有諸殿侍晨校  
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戊申徽猷閣待制  
提舉萬壽觀蔡條以罪勒停

長編載條訴神文曰臣舉  
家兄弟諸姪皆投名請受

神霄秘籙獨臣不願受於是九重始大怒因遣梁師成諭旨戒臣不許接見賓客嗚呼事既掣肘謀既盡露臣亦決知得罪矣一日臣兄來宣諭臣父將通延福宮江路微闔闔門跨城為複道飛橋入賜第自此往來無間君臣相惡時已大毀民居數千家如荒動矣臣不勝憤懣亟夜革書力爭臣父愕然實愛惜臣猶不肯出臣兄伺知及鄭昂洩臣語因下開封府捕繫昂盡搜索其篋笥然獨無有於是昂遂枷項編管安州臣始勒往朝參不許接見賓客又降御筆謂臣狂妄不循分守特落職而怒終不解臣父因賞橋內宴丐入中禁獨拜懇於太上之前臣遂得不死始議貶新州俄而置諸光州臣以謂出則必陰殺之因持之久乃俾臣父上章侍勒停令侍養遇有臨幸則出避耳今按蔡條之勒停史不著其所以據條自言如此恐其間容有文過之辭然宋史蔡攸傳云攸以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過不許則此事為其兄所媒藥理或然也

十一月己

酉朔詔改明年元曰宣和大赦天下 辛亥日中有黑

子如李大 丙辰以婉儀王氏為賢妃 丁卯茂德帝

姬下嫁蔡絳父京請免見舅姑行盥饋之禮詔不允

己巳升梓州為潼川府 丙子提舉成都府路學事翟

栖筠奏王安石參酌古今篆隸而為之說此造道之指

南而窮經之要術也然字形書畫纖悉委曲咸有不易

之體世之學者知究其義而至於形畫則或畧而不講

從俗就簡轉易偏旁傳習既殊漸失本真如期朔之類

從月股肱之類從肉勝服之類從舟丹青之類從丹靡  
有不辨而今書者乃一之若此者不可勝舉故幼學之  
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近似而不知字之正形甚可歎  
也願詔儒臣重加修定去其訛謬存其至當一以王安  
石字說為正分次部類號為新定五經字樣頒之庠序  
詔太學官集衆修定 十二月戊寅朔復京西錢監  
已卯詔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有改革皆無稽據宜復舊  
名狂人指王仔昔也 馬政等還自女真與其使者俱

來是日至登州登州遣赴闕政與平海指揮使呼慶隨  
高藥師曹孝才以閏月六日下海纔達北岸為邏者所  
執并其物奪之欲殺者屢次已而縛之行經十餘州至  
金主所居安扎川來流河約三千餘里其用事人曰尼  
罕曰阿呼曰烏舍尼雅滿烏舍金主之侄而阿呼其長子  
也皆呼為郎君詰問海上遣使之由政以實對金主與  
衆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王美劉亮等六人發渤海人  
李善慶熟女真薩都生女真布克達三人齎國書并北珠

生金貂革人參松子同政等來報使 甲申遼議定冊  
禮遣耶律訥格使金時山前諸路大饑乾顯宜錦興中  
等路斗粟直數縑民削皮食之既而人相食寧昌軍節  
度使劉宏以懿州戶三千降于金金以為千戶 己丑  
置裕民局 丙申御筆莊周列禦寇所著書與太上真  
經並行方之孔門不在孟軻揚雄下其令神霄玉清萬  
壽宮使司議所以褒顯之設像並配太上祠 是歲江  
淮荆浙梓州水 出宮女百七十人 黃巖民妻一產



四男子

宣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日下有五色雲 乙卯詔佛  
改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之號僧為德士易服飾  
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即住持之人為知宮觀事所有  
僧錄司可改作德士司左右街道錄院可改作道德院  
德士司隸屬道德院蔡攸通行提舉天下州府僧正司  
可並為德士司尋又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時林靈素  
欲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悉更其號故有是命 丁巳金

使李善慶等入國門館於寶相院詔蔡京童貫及鄧文  
誥見之議事補善慶修武郎薩都從義郎布克達秉義郎  
給全俸居十餘日遣朝議大夫直祕閣趙有開武義大  
夫馬政忠翊郎王環充使副齎詔書禮物與善慶等渡  
海聘之環師中子也初議報女真儀趙良嗣欲以國書  
用國信禮有開曰女真之首止節度使世受契丹封爵  
常慕中朝恨不能臣屬何必過為尊崇用詔書足矣問  
善慶何如善慶曰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所擇於是從有

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未行而有開死會河北奏  
得謀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地封女真為東懷王且妄言  
女真常祈修好并以其表聞乃詔馬政等勿行止差呼  
慶持登州牒送李善慶等歸 戊午以余深為太宰兼  
門下侍郎王黼為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黼賜第城西  
日尊以教坊樂供帳什器悉取于官寵傾一時是時朝  
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謀云遼主有亡  
國之相黼聞畫學正陳堯臣善丹青精人倫因薦堯臣

使遼堯臣即挾畫學生二人與俱繪遼主像以歸言於  
帝曰遼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  
言之亡在旦夕韋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  
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定 乙丑改渥  
州為樂州 乙丑帝耕籍田 罷裕民局 封占城楊  
卜麻疊為占城國王占城在中國西南所統大小聚落  
一百五畧如州縣自上古未嘗通中國周顯德中始入  
貢自是朝貢不絕然北與交州接壤互相侵擾及詔封

為王始與交趾加恩均矣 金使烏陵噶贊謨如遼迎  
封冊也 二月庚辰改宣和殿為保和殿 戊戌以鄧  
洵武為少保 三月丁未朔遼遣蕭實訥埒等冊金主  
為東懷國皇帝 庚戌蔡京等進安州所得商六鼎  
已未以馮熙載為中書侍郎范致虛為尚書左丞翰林  
學士張邦昌為尚書右丞 詔天下知宮觀道士與監  
司郡縣官以客禮相見 童貫令熙河經畧使劉法取  
朔方法不欲行強遣之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克率

步騎三陳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  
移七時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  
至和敏峽守兵追之法墜崖折足乃斬首而去是役也  
喪師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克見法首惻然語其  
下曰劉將軍前敗我庫庫里木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  
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  
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泰兩路不能  
餉自築後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

城又將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  
宣撫使司以捷聞受賞者數百人 甲子知登州宗澤  
坐建神霄宮不敬除名編管 辛未賜上舍生四十五  
人及第 甲戌皇后親蠶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庚寅童貫以廊延環慶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辛丑  
進輔臣官一等 五月丙午朔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  
犬蹲榻傍近視之乃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  
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

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  
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詔貶綱監沙縣稅務  
丁未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法丙辰敗夏人於靈  
武 壬辰班御製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圖 是月  
西北有赤氣亘天 遼準布博斯齊等叛執招討使耶  
律鄂爾多都監蕭蘇爾特死之 六月戊寅呼慶等至  
金主軍前金主及尼雅滿等責以中輟且言登州不當行  
牒呼慶對本朝知貴朝與契丹通好又以使人至登州



緣疾告終因遣慶與貴朝使臣同行欲得早到軍前權  
令登州移文非有他故若貴朝果不與契丹通好即朝  
廷定別遣使人共議金主不聽遂拘留慶等又以薩都  
受宋團練使杖而奪之考異金史太祖紀天輔三年六月書宋使馬政及其子宏來聘  
宏即擴聲之訛也按先是馬政已輟行獨呼慶至耳金史誤書今不取

壬午詔西遣武

臣為經畧使者改用文臣 甲申詔封莊周為微妙元  
通真君列禦寇為致虛觀妙真君仍用冊命配享混元  
皇帝 童貫因關右既困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已

亥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  
辭不取貫不能屈但遣館伴強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  
中而去賈琰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  
公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 秋七月丙辰詔以  
蔡條向緣狂率廢黜幾年念其父京元老勲在王室未  
忍終棄可特叙舊官外與宮觀任便居住既而京言叙  
不以法乞賜寢罷詔候過大禮取旨 金復遣烏陵噶  
贊謨如遼責冊文無凡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

小邦懷其德之義又冊文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遙  
芬多戩等語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  
可從 遼楊詢卿羅子韋率衆降金金主命各以所部  
為穆琨 八月戊寅詔諸路未方田處並令方量均定  
租課 丙戌御製御書神霄玉清萬壽宮記令京師神  
霄宮刻記於碑以碑本賜天下如太平祥符故事摹勒  
立石以垂無窮 己丑金頒女真字於國中女真初無  
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烏葉摩囉歡

固紳等學之摩囉歡兩月盡通大小字遂與鄂特本等立  
法定制凡與遼宋往來書問皆摩囉歡固紳主之金主  
因命固紳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  
女真字行之 丁酉尚書左丞范致虛以母憂去位時  
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  
相謂其懷異竟不起復 九月乙卯曲宴蔡京于保和  
新殿殿西南廡有玉真軒者安妃妝閣也京請見安妃  
帝許之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

妃詔京賡補成篇京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  
凡到綺闌及至玉真軒不見安妃但畫像挂西垣京即  
以詩奏謝曰玉京軒檻暖如春只見丹青不見人月裏  
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須臾中使詔京至玉華  
閣帝手持詩曰因卿有詩況姻家自當相見京曰頃緣  
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帝大笑妃素妝而出京進  
前再拜叙謝妃拜京又拜翌日京作記以進 辛酉大  
饗明堂 癸亥幸道德院觀金芝由景龍江至蔡京第

鳴鸞堂賜京酒京訴開封尹聶山離間事山即坐絀因  
作鳴鸞記以進時京子攸儵儵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  
倅尚帝姬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  
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  
賜酒畧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醕而肯從  
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丙寅蔡京奏臣伏

蒙聖慈以臣夏秋疾病特命於龍德太一宮設普天大  
醮又親製青詞以見誠意至日臨幸醮筵別製密詞親

手焚奏仰惟異禮今昔所無殞首殺身難以仰報方京  
病篤人謂其必死獨晁冲之謂陸宰曰未死也彼敗壞  
國家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  
已而果愈

此據陸游  
家世舊聞

丁卯以蔡攸為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  
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  
媒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  
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

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可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金主以遼冊禮使失期詔諸路軍過江屯駐遼乃令實訥埒等先持冊藁如金而後遣使送烏陵噶贊謨持書以還冬十月甲戌以紹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遼耶律陳圖努等二十餘人謀反伏誅十一月



辛亥蔡京奏乞以神霄玉清萬壽宮觀玉真王所說玉  
嬰神變妙經刊印頒行從之 乙卯祀園丘赦天下

甲子詔東南諸路水災令監司郡守悉心振救 戊辰  
以張邦昌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王安中為尚書右丞  
安中附童貫王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罪為帝所知遂居  
政府 淮甸旱饑民失業遣監察御史察訪 太學生  
鄧肅以朱勔花石綱害民進詩諷諫詔放歸田里 壬  
申放林靈素歸温州釋氏既廢靈素益尊重官冲和殿

侍宸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靈  
素與道士王允誠共為怪神後忌其相軋毒之死都城  
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槌將  
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樂靈素恣橫不悛道遇  
皇太子弗歛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為太虛大夫斥還故  
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居處過制罪

詔徙置楚州而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考異長  
編載蔡

條云久之上復思靈素使道流保明欲再召入伯氏大  
懼而靈素不知何故忽死矣端本乃以靈素遺表上之

曰靈素不血死按伯氏謂蔡攸也詳條  
此語靈素死不分明疑攸使端本殺之  
十二月甲戌

詔京東東路盜賊竊發令東西路提刑督捕之  
辛卯

大雨雹 自政和以來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

從置行幸局局中稱出日為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

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

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

敢言秘書省正字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

小輦出入厓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

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  
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  
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  
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  
戒哉帝得䟽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  
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  
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  
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

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  
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丙  
申詔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  
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將樂楊時初登進  
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  
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  
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  
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

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  
未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  
曰龜山先生蔡京客張昞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至此  
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  
人昞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  
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呼慶留金凡六  
月數見金主執其前說再三辨論金主與尼雅滿烏舍議  
乃遣慶歸臨行語曰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吾已獲大

遼數路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以遣使人報聘者欲交  
隣耳豈聞使至不以書來而以詔詔我此已非其宜使  
人雖卒自合復遣止遣汝輩尤為非禮足見翻悔本欲  
留汝念過在汝朝非汝罪也歸見皇帝若果欲結好請  
早示國書或仍用詔決難從命且我嘗遣使求遼主冊  
吾為帝取其鹵簿使人未歸爾家來通好而遼主使人  
冊吾為東懷國立我為至聖至明皇帝吾怒其禮儀不  
備又念與汝家已通好遂鞭其來使不受法駕等乃本

國守兩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見侮汝可速歸為我言  
其所以慶以是月戊戌離金主軍前朝夕奔馳從行之  
人有裂膚墮指者是歲京西饑淮東大旱遣官賑濟  
嵐州黃河清 升趙州為慶源府均州為武當軍

二年春正月癸亥追封蔡確為汝南郡王 甲子罷道  
學以儒道合而為一不必別置道學也 二月乙亥遣  
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忠訓郎王環使金先是  
呼慶以正月至自登州具道金主所言并其國書達于



朝廷王師中亦遣子環同慶詣童貫白事貫時受密旨

圖遼欲假外援因建議遣良嗣等持御筆往仍以買馬

為名其實約夾攻遼取燕京舊地第面約不齎國書夾

攻之約蓋始於此

考異馬擴茅齋自序云政和八年父政過海至女真所居來流河重和元

年正月父入國門宣和元年正月呼慶等齎到女真文  
字因復遣趙良嗣今考之他書其年並誤蓋擴所稱政  
和八年即重和元年而所稱重和元年當作宣和元年  
所稱宣和元年當作宣和二年也夾攻之約實自二年  
始

唐恪罷

戊子令所在贍給淮南流民諭還之 甲

午詔別修哲宗正史 金主使烏陵噶贊謨持書及冊

文副本至遼且責其乞兵于高麗 遼以金人所定大  
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實訥埒往議金主怒謂羣臣  
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辭以為緩師之計當議  
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具數以聞將  
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棟摩以餘兵來會  
于渾河和議遂絕 三月乙卯賜上舍生二十一人及  
第 乙卯改熙河蘭湟路為熙河蘭廓路 遼復遣實  
訥埒以國書如金 夏四月丙子詔江西廣東兩界羣

盜嘯聚添置武臣提刑路分都監各一員 乙未金主  
自將伐遼分三路出師趣上京 五月庚子朔以淑妃  
劉氏為貴妃 己酉日中有黑子如棗大 趙良嗣等  
以四月甲申至蘇州守臣高國寶迎勞甚恭會金主已  
出師以是月壬子會青牛山議所向翌日良嗣等至金  
主令良嗣與遼使實訥埒並從軍每行數十里輒鳴角  
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六百五十里至上京命進攻且  
謂良嗣等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

軍鼓噪而進自旦及巳棟摩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  
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金主乃  
還 丁巳祭地於方澤降德音于諸路 布衣朱夢說  
上書論官寺權太重編管池州 戊辰詔宗室有文行  
才術者令太宗正司以聞 六月癸酉詔開封府賑濟  
饑民 丁丑太白晝見太師魯國公神霄玉清萬壽宮  
使蔡京屢上章乞致仕戊寅詔依所請守本官在京賜  
第居住仍朝朔望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

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  
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  
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  
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  
即辭去客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為  
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有致仕之命 辛巳詔自今  
請改元豐法制論以大不恭 中牟縣民訴方田不院  
凡田百戶乙酉詔罷諸路方田 丙戌詔三省樞密院

額外吏職並從裁汰及有妄言惑衆稽違詔令者重論之詔諸司總輔提點之類非元豐法並罷丁亥復寺院額尋又復德士為僧甲午罷禮制局并修書五十八所秋七月壬子罷文臣起復己未罷醫算學八月庚辰詔減定醫官額乙未詔監司所舉守令非其人或廢法不舉令廉訪使者劾之是月趙良嗣於上京出御筆與金主議約以燕京一帶本漢舊地約夾攻契丹取之金主命譯者曰契丹無道其土疆皆我

有尚何言顧南朝方通歡且燕京皆漢地當特與南朝  
良嗣曰今日約定不可與契丹復和也金主曰有如契  
丹乞和亦須以燕京與爾家方許和遂議歲幣良嗣初  
許三十萬辨論久之卒與契丹舊數金主又謂良嗣曰  
吾軍已行九月至西京汝等到南朝請發兵相應遂以  
手札付之約以本國兵徑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南朝  
兵自雄州趣白溝夾攻不如約即地不可得金師至松  
林會大暑馬牛疫金主乃還遣驛追良嗣至易國書約

來年同舉尼雅滿烏舍曰使副至南朝奏皇帝勿如前時  
中絕也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契丹吳王妃歌舞妃初  
配吳王天祚私納之復與下通遂囚于上京金破上京  
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為使人歡甲  
辰金主遣實喇赫魯貝勒大達呼高隨等持其國書來  
報聘九月壬寅金實喇赫魯等至詔衛尉少卿董耘  
館之止作新羅人使引見後三日對于崇政殿帝臨軒  
實喇赫魯等捧書以進禮畢而退詔罷政和二年給



地牧馬條法收見馬以給軍應收田地及置監處並如  
舊制 丙辰詔登州鈐轄馬政借武顯大夫使聘于金  
是日實喇赫魯等入辭于崇政殿賜宴顯靜寺命趙良  
嗣押宴王環伴送政持國書及事目隨赫魯等行書曰  
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持示函書具  
聆啟處之詳殊副瞻懷之素契丹逆天賊義干紀亂常  
肆害忠良恣為暴虐知夙嚴於軍旅用綏集於人民致  
罰有辭逃聞為慰今者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

念彼羣黎舊為赤子既久淪於塗炭思永靖於方陲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太傅知樞密院事童貫勒兵相應使回請示舉軍的日以憑夾攻所有五代以後陷沒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闕已議收復所有兵馬彼此不得過關外據諸色人及貴朝舉兵之後背散到彼餘處人戶不在收留之數絹銀依與契丹數目歲交仍置榷場計議之後契丹請和聽命各無允從乃別降樞密院劄目付政遣政子擴從行初朝

廷止欲得燕京舊地及趙良嗣還朝言嘗問金主燕京  
一帶舊漢地并西京亦是金主曰西京我安用止為拏  
阿古須一臨爾事竟亦與汝家阿古天祚小字也又言  
平營本燕京地高慶裔曰平灤非一路金主曰此不須  
議故事目并及山後雲襄應朔蔚媯儒新武諸州兩國  
之釁由此生矣 冬十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己巳尚  
書省言州縣武學已罷內外願入京武學人乞依元豐  
法試補入學舉試其考選升補推恩並以大觀武學法

從之 以內侍梁師成為太尉師成黜慧習文法初頒  
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  
名進士籍中累遷河東節度使至是遂有此命時中外  
泰寧帝留帝禮文符瑞之事師成逢迎希恩寵帝本以  
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  
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  
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於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  
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

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已任四方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汙多寘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多至數十百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之場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在山谷幽險處民物繁

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遂作亂 馬政等達金來流河留帳前月餘議論不決金主初不認事目內已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政等不能對唯唯而已金主又與其羣臣謀謂北朝所以雄盛邁古者緣得燕地漢人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北無以

臨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與宋  
為鄰時或以兵厭境更南展提封有何不可羣臣皆以  
為然唯尼雅滿云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未  
可輕之金主遂將馬擴遠行射獵久之乃還令諸酋具  
飲食遞邀南使十餘日始草國書遣赫魯貝勒大達呼  
與政等來報聘書中大畧云前日趙良嗣等回許燕京  
東路州鎮已載國書若不夾攻應難如約今若更欲西  
京請便計度收取若難果意冀為報示

考異按趙良嗣  
金主已許西京

等語出其所以自撰奉使總錄而金盟本末華夷直筆及詔旨諸書皆取之李燾因採入長編今金主不認此語豈果彼之食言乎或云此良嗣實為姦以罔上致事目妄求為國家之禍本也此說得之

十一月

戊戌朔方臘自號聖公建元永樂以其月為正月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唯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不旬日聚眾至數萬陷清溪縣 己亥少傅太宰兼門下侍郎余深罷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庚戌以王黼為少保太宰兼門



下侍郎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因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於黼家已未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方臘于息坑死之十二月戊辰方臘陷睦州殺官兵千人於是壽昌分水桐廬遂安等縣皆為賊據甲申方臘陷休寧縣知

縣事翹嗣復為賊所執脅之使降嗣復罵賊不絕口曰  
何不速殺我賊曰我休寧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後官  
無及公者我忍殺公乎妻之而去朝廷因命嗣復知睦  
州進官二等尋為賊所傷自力渡江將乞兵於宣撫司  
未及行而卒 丙戌方臘陷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  
士曹掾粟先守獄詬賊遇害於是婺源績谿祁門黟縣  
官吏皆逃去尋又陷富陽新城遂逼杭州凡賊兵所至  
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

備盡楚毒以償積怨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  
王黼匿不以聞於是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  
陳邁上言賊衆強官軍弱乞調京畿兵及昂澧槍牌手  
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大驚乃罷北伐之議丁  
亥以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率  
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 己丑以少傅鄭居  
中權領樞密院 庚寅詔訪兩浙民疾苦 真臘在占  
城南東際海地方七千里政和中始通中國是歲遣郎

將來朝詔封其主金褒賓深為真臘國王比占城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一

起重光赤奮若正月盡昭陽單閼三月凡二年有三月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

帝

宣和三年春正月丁酉朔遼改元保大 壬寅鄧洵武

卒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

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 己未詔淮南江南福建各

權添置武臣提刑一員 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

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

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已罷

蘇杭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而帝亦黜

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是月方臘陷寧

國縣進逼宣州又陷杭州知州趙震遁去廉訪使趙綱

詬賊死賊又陷崇寧縣進圍秀州知州宋昭年等擊却

之賊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 二月甲戌  
降詔招撫方臘 乙酉罷天下三舍及宗學辟雍諸路  
提舉學事官 癸巳赦天下 是月方臘陷旌德縣及  
處州步軍都虞候王稟復杭州 淮南盜宋江以三十  
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  
蒙上書言江才必過人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  
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  
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刼鉅舟十餘載擄獲

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  
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  
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是月金使赫魯大達呼  
等至登州初女真往來論議皆主童貫以趙良嗣上京  
之約欲便舉兵應之故選西京宿將會京師入詔環慶  
鄜延軍與河北禁軍更戍會方臘叛貫以西京兵討賊  
朝廷罷更戍指揮登州守臣以童貫未回留金使不遣  
赫魯猶忿屢出館欲徒步入京師尋詔馬政王環引之



詣闕 三月庚申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三

十人 是月方臘再犯杭州步軍都虞候王稟等戰于

城外斬首五百級官軍與賊戰于桐廬敗之遂復睦州

夏四月丙寅貴妃劉氏薨妃本酒家保女父宗元以

女貴為興寧節度使初入宮頗被顧遇後以事囚於官

者何訐家楊戩奏取歸復得入宮由才人累遷至貴妃

性穎悟能迎旨合意又善裝飾衣冠塗飾一新世爭效

之林靈素謂帝為長生帝君妃為九華玉真安妃每神

霄降必別寘安妃位圖畫肖妃像謂每祀妃妃輒酣寢而覺有酒容始妃因何訢家訢不禮焉及得志遂陷訢以罪至是薨年三十三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方臘焚官舍府庫民居宵遁還青溪幫源洞貫等合兵擊之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庚寅擒臘以出忠州防禦使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已功諸將

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於洞石穴中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詔兩浙江東被賊州縣給復三年 癸巳汝州牛生麒麟 五月戊戌權領樞密院事鄭居中落權字 己亥詔抗越江寧守臣並帶安撫使 甲辰追冊貴妃劉氏為皇后謚曰明節 改睦州建德軍為嚴州遂安軍歙州為徽州 丙午金使赫魯大達呼等

入國門詔國子司業權邦彥觀察使童師禮館之未幾  
師禮傳旨邦彥等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  
如前議論其使者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  
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候童貫回徐議之 癸亥  
詔三省覺察臺諫罔上背公者取旨譴責 初御史中  
丞陳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  
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結交  
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黼深

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黃州安置遼  
主有四子長曰趙王實訥母趙昭容次晉王阿姥罕  
母蕭文妃次秦王定次許王寧皆元妃生也晉王積有  
人望女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  
忠臣多被踈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  
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  
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達哈里妹適耶律  
伊都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

馬蕭昱及伊都達哈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  
皇遼主信之遂誅蕭昱達哈里而賜文妃死伊都在軍  
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錫默等  
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錫默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  
先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豪俊當不肯為奉先下  
若擒伊都他日吾黨皆伊都也不若縱之還即紹曰追  
襲不及奉先既見伊都之亡恐後日諸校亦叛乃驟加  
錫默等爵賞以結其心伊都至金金主於咸州見之因

詔都統司曰自伊都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  
治軍以俟師期尋以連雨罷親征命將帥師而西 閏

月丙寅減諸州曹掾官 王黼言於帝曰方臘之起由

茶鹽法也而童貫入姦言歸過陛下帝怒癸卯詔復應

奉局命黼及梁師成領之而朱勔亦復得志矣初貫宣

撫兩浙令董耘權作手詔罷花石以安人情帝見其詞

大不悅及復應奉貫又對帝歎曰東南人家飯鍋子未

穩在復作此耶帝益怒董耘由是得罪

此據長編所載  
蔡條史補語修

入辛巳金固倫呼魯貝勒薩噶卒金主往弔乘白馬勞額駙之慟及葬復親臨之賙以所御馬薩噶為人敦厚多智長於用人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為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薩噶每以宗臣為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為其功也後追謚忠毅六月庚子金主詔諳巴貝勒武奇邁貳國政是月河決恩州清河埽秋七月丁卯賑溫處等八州庚午令三京置女道錄副道錄各



一員節鎮置道正副各一員餘州置道正一員從蔡攸奏請也 初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建立軍州上蠹國用下殫民財至是言者以為病丁亥詔廢純滋祥亨祺漆承播恩隆充孚十二州及熙寧遵義二軍或為縣或為堡寨 是月洛陽府畿內訛言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諠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八月甲辰曲赦兩浙

江東福建淮南路 乙巳以童貫為太師譚稹加節度使 丁未祔明節皇后神主于別廟 金赫魯等留闕下凡三月餘壬子遣呼慶送歸但付國書不復遣使用王黼議也書辭曰遠勤專使薦示華緘具承契好之修深悉疆封之諭維夙惇於大信已備載於前書所有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軍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時帝深悔前舉意欲罷結約黼及梁師成又與童貫更相矛盾故帝心甚闌而浮沈其辭如此

此據長編所載蔡條北征紀實語修

入 丙辰方臘伏誅 九月丙寅以王黼為少傅鄭居

中為少師庚午進執政官一等 冬十月甲寅詔自今

賊吏獄具論決勿貸 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 丙

辰御神霄宮親授王黼等元一六陽神仙祕籙及保仙

祕籙仍許黼等拜表稱謝 十一月金赫魯貝勒等歸

至其國金主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舍音為內外諸軍

都統以普嘉努鄂特本尼瑪哈斡里雅布博勒和等副之悉

師渡遼而西用伊都為前鋒趣遼中京甲辰詔曰遼政

不網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  
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  
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須申  
稟戊申又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並  
先次津發赴闕 甲子御筆提舉道錄院見修道史表  
不須設紀斷自天地始分以三清為首三皇而下帝王  
之得道者以世次先後列於紀志為十二篇傳分十類  
又詔自漢至五代為道史本朝為道典 丁丑中書侍

郎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為尚書左  
丞翰林學士李邦彥為尚書右丞邦彥本銀工子也俊  
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  
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言為詞曲人爭傳之自  
號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擢承旨遂登政府  
壬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崇福宮張商英卒贈少保  
時陳瓘寓山陽方與客會食聞之遽止酒而起歎傷久  
之客有以為疑者瓘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疎然時人

歸向之今其云亡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  
正恐雖有盛德者未必孚上下之聽殆難濟也 十二

月辛卯朔日中有黑子如李大 壬子進封廣平郡王

構為康王 是歲諸路蝗 以孔端友襲封衍聖公

內侍楊戩少給事掖庭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

寵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埒累官節

度使檢校少保至太傅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於戩立

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

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  
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  
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  
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  
至是戡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  
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  
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輒  
加威刑致死者千萬田主既輸租其舊稅轉運使亦不為

奏除乃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  
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勛責辦於民無  
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糜芻力竭餓死  
或自縊輾輒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  
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潁昌兵馬鈐轄  
范寥不為取竹誣以罪勒停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馬  
首彥處之自如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  
言於帝者梁師成時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



侯之上宣足為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四年春正月丁卯以蔡攸為少保梁師成為開府儀同

三司 乙亥金陷遼中京

考異宋史徽宗紀及長編並作癸酉今從遼金二史籍

遂下澤州遼主出居庸關至鴛鴦灤聞伊都引羅索貝

勒奄至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乃王子班之苗裔

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

之可不戰而退會耶律薩卜等謀立晉王阿姥罕事覺

遼主召樞密使蕭達爾丹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

不除去何以復安達爾丹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  
阿姥罕亡阿姥罕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  
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薩卜等皆伏誅阿姥罕素有人  
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人解體伊都引金兵  
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駕鶩灤走雲中  
遺傳國璽于桑乾河傳國璽者自秦傳歷代至石晉歸  
之契丹興宗重熙七年試進士以有傳國寶為正統命  
題至是失之遼主以金師為憂蕭奉先曰女真雖能陷

我中京終不能遠離巢穴越三千里直擣雲中也 二

月癸巳日無光 己亥金尼瑪哈敗遼奚王錫默于北

安州遂降其城 癸卯雨雹 是月管勾太平觀陳瓘

卒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

能周知所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

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養以待時用

了翁瓘別號也至是卒于楚州 三月辛酉幸秘書省

遂幸太學賜秘書少監翁彥深王時雍國子祭酒韋壽

隆司業權邦彥章服館職學官諸生恩錫有差 金尼  
瑪哈駐兵北安遣固紳畧近地獲遼護尉實訥埒始知  
遼主殺其子晉王衆心益離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  
弱不可用使人報舍音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田獵  
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舍  
音意未決斡本勸從之舍音乃出青嶺尼瑪哈出瓢嶺  
期會于羊城灤辛酉遼主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  
灤尼瑪哈以精兵六十襲之遼主至努克特倉金兵將

近計不知所出蕭奉先請趨夾山遼主遂乘輕騎入夾  
山既至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  
誅汝何益於事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  
其勿從行奉先下馬歿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  
子縛送於金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  
送金主道過遼軍奪以歸國並賜死元妃蕭氏達爾丹  
之姑也謂達爾丹曰爾任國事致君如此何以生為達  
爾丹但謝罪而已明日遼主遂逐之召托卜嘉典禁衛

戊辰遼同知殿前點檢事耶律果巴率衛士降金

初遼主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  
秦晉國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  
與族弟處能及子璵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  
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  
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  
諸大臣耶律達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  
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

進淳不許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  
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改元建福  
以妻蕭氏為德妃妃晉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琳守太  
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  
委大石遙降天祚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  
西之地天祚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兩都招討府諸  
蕃部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  
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大石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

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國語謂翰林曰林  
牙故稱大石林牙云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睦寇初平帝亦悔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  
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必強中原故  
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  
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二  
千六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



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  
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  
唾手致入辭之曰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  
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初夾攻之約蔡京童貫主  
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  
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  
時啟蒙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  
京曰公首台元老不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

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見漢世和我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時又有安堯臣者亦上書論燕雲之事曰官寺專命倡為北伐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

者豈勇畧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  
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  
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納趙  
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  
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  
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  
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  
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由是議稍寢及遼勢日蹙貫乃

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

聽 夏四月癸卯白虹貫日 辛卯遼西南面招討使

耶律佛騰及雲內寧邊東勝等州並降于金金獲阿蘇

以歸金主杖而釋之 金師攻西京遼耿守忠救之尼

瑪哈摩囉歡鄂特本等繼至尼瑪哈率麾下自其中衝擊

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西京遂陷西路州縣

部族皆降金遼主遂遁於額蘇倫唯北部瑪克實驢馬

馳食羊焉 丙午詔置補完校正文籍局錄三館書貯

宣和樓及太清樓祕閣又令郡縣訪遺書 五月壬戌

以高俅為開府儀同三司 甲戌嗣濮王仲御薨以其

弟仲爰嗣 遼都統瑪格收集散亡會于額勒錦遼主  
命知北院樞密使事兼都統 庚辰以譚稹為太尉

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  
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  
使遂令都統制种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  
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

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之兵趨白溝辛興  
宗總西路之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  
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誤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  
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楸自防賴以不大  
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  
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甚惡也今射一  
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  
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

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  
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六月己丑帝聞种師道等兵敗  
懼甚詔班師 壬寅以王黼為少師 遼耶律淳寢疾  
聞天祚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  
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大驚命  
南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泰拒湘之說集  
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立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  
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

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相顧微笑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歆枕長歎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死衆乃議立德妃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迎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為帝蕭妃遂稱制改元德興諡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妃納土北通于金謀為內應事覺蕭妃執



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蕭妃曰誤秦晉國王者  
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  
乃賜死鸞其子奭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  
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瑪克實以兵援遼金人敗  
之于洪灰水擒其子托果及其屬阿迪敦夏主使李亦  
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鄂囉羅索敗之于宜水至野谷  
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己未廢貴  
妃崔氏為庶人 壬午王黼以遼耶律淳死復命童貫

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初

遣陳邁經制江淮七路治杭州以供餽餉邁以財用不  
給倡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取其贏餘號經  
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害 金舍音使幹里雅布言於金

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  
固諸將皆望陛下早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  
大魚滌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普嘉努幹里雅布率兵四  
千為前鋒晝夜兼行八月戊戌追及遼主于石輦鐸軍

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普嘉努與諸將議耶律伊都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幹里雅布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軍圍之數重副統軍蕭迪里諭將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里雅布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伊都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里雅布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幹里雅布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幹里雅布追至烏

里質鐸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默被執 庚子賜新除  
太僕少卿王棣進士出身以安石孫故旌之 九月戊  
午詔熙豐政事悉自王安石建明今其家淪替理宜褒  
恤可賜第一區孫棣除顯謨閣待制提舉萬壽觀曾孫  
璫珣並轉宣義郎孫女曾孫女亦合各加封號 朝散  
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  
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  
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治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

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使河北之民肝腦塗地乎王黼  
大惡之除名編管廣南辛酉大饗明堂 乙丑金通議  
使烏歌高慶裔等見于崇德殿捧國書以進帝特令引  
上殿奏事先是金既襲破遼天祚行帳仍占山後州縣  
忽聞童貫舉兵趨燕號二百萬金主與羣臣議恐爽約  
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守關則歲賂不可得遂專遣使乘  
回船至登州且自招軍乘機措置及烏歌等進國書因  
跪奏曰皇帝遣臣來言貴朝海上之使屢來本國共議

契丹已載國書中國禮義之鄉必不爽約如聞貴朝遣  
童貫宣撫統大兵壓燕境不來報本國本朝疑貴朝又  
復中輟故遣臣來聘趙良嗣答曰皇帝聞貴朝今年正  
月已克中京引兵至松亭關古北口取西京雖不得大  
金報起兵月日已知貴朝大軍起發遂令童貫統兵以  
應貴朝夾攻之意彼此不報不足較也遂各退歸帝待  
烏歇等甚厚屢命貴臣主宴錫金帛不貲至輟御茗調  
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別禦離宮無所不

至禮過契丹數倍慶裔渤海人尤桀黠頗知書史雖外  
為恭順稱恩頌德而屑屑較求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  
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往來之議未定請姑俟  
他日況契丹修好之初亦嘗如此慶裔遂出契丹例卷  
面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朝廷不得已皆從之反賜  
金綫袍段疑與夏國綿褐同卻而不受越四日詔金使  
詣太宰王黼第計事烏歇等庭趨訖升堂講賓主之禮  
面發回書又明日詔梁師成臨賜御筵供具皆出禁中

仍以繡衣龍鳳茶為贐 初高麗之俗兄終弟及至是其王侯卒諸弟爭國其相李資深立侯子楷已巳遣路允迪弔祭先是侯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還楷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于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扞女真虎狼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醫還奏之帝不悅 甲戌詔太中大夫趙良嗣充大金國信使保義郎馬擴副之擴父政充伴送使至日徒姑且烏歇高慶裔等入辭於崇政殿帝諭曰燕人無主



止是四軍領兵為邊患乃挾女主獨獺豈金國可容早禽之為佳烏歇慶裔曰四軍科哩布耳彼何人敢爾到本國當即奏陳科哩布即蕭幹也良嗣將行以國書副本及事目示馬擴大驚曰金人方以不報師期恐王師下燕守關不得歲幣所以遣使通議一則欲嗣音繼好二則視我國去就猶未知楊可世种師道白溝之歟宣撫司氣沮而退也在我固當守前約且云緣貴朝不報師期疑海道難測所以不候的音即舉兵相應今仍趨

宣撫司進兵剋期下燕如此則既於夾攻元約無爽又  
絕日後輕侮之患奈何自布露心腹傾身倚之大事去  
矣良嗣愕然曰宣撫司盡力不能取若不以金幣藉女  
真取之何以得燕擴曰既知力不能取胡不明白盡與  
大金退修邊備保吾舊疆安得貪目前小利不虞後患  
愛掌失指耶良嗣曰朝廷之意已定不可易也遂出國  
門已外遼將郭藥師高鳳以涿易二州來降藥師本  
常勝軍帥為涿州留守以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

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歷境此男兒取金  
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涿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  
詔授藥師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金穆琨摩囉  
歡卒金主往問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羣臣曰此子謀畧  
過人臨陣勇決少見其比賻贈加等摩囉歡一名宗雄  
好學嗜書材武驕捷強射遠幾二百步後追封楚王  
謚威敏冬十月庚寅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  
燕山府路為名山後別名雲中府又賜涿州曰涿水郡

威行軍檀州曰橫山郡鎮遠軍平州曰漁陽郡撫寧軍  
易州曰遂武郡營州曰平盧郡順州曰順興郡薊州曰  
廣州郡景州曰灤川郡并燕山府為山前九州雲中府  
路則領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端并雲中府所謂山後  
九州也尋以蔡攸為少傅判燕山府 癸巳童貫遣劉  
延慶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  
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  
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

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妃使速降蕭妃密報蕭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殺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

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而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

賂乃劉仁恭所獻以求援者王黼欲并得之金主不肯  
是月趙良嗣等至奉聖州金主令富結斡里推布等責良  
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夾攻元約特與燕京六  
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又言  
南朝即自得平灤本朝兵馬亦借路平灤以歸良嗣言  
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  
又言本朝得燕必分兵屯守大國人馬經過豈敢專聽  
蒲結曰汝但知阻我借路過關不道汝國人馬又敗蓋

聞劉延慶敗于新城也又欲留良嗣等良嗣辭以留使人無創金主曰吾方行師豈用創時耶遂以國書示良嗣等遣貝勒李靖王多喇充國信使副薩里雅布充計議使良嗣云所說燕京如大金得之亦與南朝國書中不甚明白富結乃曰一言足矣喋喋何為若必欲取信待到燕京使人面約遂留馬擴獨遣良嗣與使者偕行是月曲赦所復州縣十一月丙辰朔行新羅庚午祀圜丘赦天下東南官吏緣寇盜貶責者並次第移放上書



邪上等人時與磨勘 庚辰金使李靖王多喇薩里雅布  
等入見大畧言自燕京六州所管漢民外其女真渤海  
契丹奚及雜色人戶兼平灤營三州縱貴朝克復亦不  
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據如或廣務於侵求必慮難  
終於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及歲幣數目候到燕京  
續議畫定靖等既引對畢詔令詣王黼第黼論西京平  
灤當如約薩里雅布曰元約勿言姑議目前可也黼曰大  
國所欲本朝無一不從本朝所須大國莫降心相從否靖云

今得聖旨將西京分開別作一段止欲得燕京及平灤等三州本朝欲作關隘以靖所見莫若先以燕京六州交契丹歲幣其平灤等州當從容再議或得亦不可知一概言之徒往返也 十二月丁亥郭藥師及遼蕭幹戰于永清縣敗之詔加藥師武泰軍節度使 戊子金使李靖等辭于崇政殿詔龍圖閣學士趙良嗣為國信使兼送伴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副之既領國書又御筆付良嗣等云平灤頗出秦麻金所欲得可於契丹歲幣

數目外特加絹五萬匹銀五萬兩以曲盡交歡之意所  
有營平灤及西京地土本朝並行收復童貫再舉伐  
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  
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蕭妃五上表於金求立秦王定  
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厓石自  
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  
監高六等送款于金辛卯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  
尼楚赫羅索陳于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

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  
表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  
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  
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馬擴歸獻捷 甲辰金復  
遣李靖王多喇與趙良嗣等同來良嗣至金主軍前金  
主謂曰數年相約夾攻而汝國不出師復不遣報今將  
若何良嗣對曰夾攻雖是元約據昨奉聖旨軍前別議  
特許燕京不論夾攻與否今月二日本朝於永清擊走

科哩布追至燕京雖非夾攻亦其意也金主曰夾攻且勿言其平灤等州未嘗議及如何必取若必欲取平灤并燕京亦不與矣便令良嗣歸館居四日詔促令南使辭歸良嗣曰今合議事甚多畧未嘗及而遽令辭何也薩里雅布曰皇帝已怒遂令入辭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良嗣曰自古及今稅租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稅租者可削去此事尼瑪哈曰燕自我得之稅賦當歸我大國熟計之若不見與請速退涿州之師無留吾疆於是復以

國書遣良嗣及靖等 乙未詔監司未經陞對母得之

任 丙申貶劉延慶為率府率安置筠州 是歲萬歲

山成御製良嶽記以紀其勝萬歲山始名鳳凰山後神

霄降其詩有良嶽排空霄之句因改名良嶽以山在國

之良位也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界分東南二嶺

直接南山南山之外又為小山名曰芙蓉城窮極窈眇

嶽之北乃所謂景龍江也江外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

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東盡封丘門而

止其西自天波門橋入西直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  
折南者過闔闔門橋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  
五里屬之龍德宮帝潛邸也其後以金芝產于萬壽峯  
又更名壽嶽云山周十餘里運四方奇花異石寘其中  
千巖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最後朱勔於  
太湖取巨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  
毀堰拆閘數月方至京師賜號昭功慶成神運石時初  
得燕地故也勔緣此授節度使後四年金兵再犯闕圍

閉日久拆屋為薪鑿石為砲伐竹為篋籬惟大石基址

存焉

此據長編所載蔡條史補朱勝非閒居錄增修

戶部上今歲民數凡主

客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三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視西漢盛時盖有加焉隋唐疆理雖廣而戶口皆不及

宣和五年春正月丁巳遼知北院樞密事奚王和勒博即箭筈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二王分司建官遼主命都統耶



律瑪格討之 戊午金使李靖等入對退見王黼黼謂  
靖等曰大計定矣忽於元約外求賦租類有間謀害吾  
兩國之成者薩里雅布謝曰有之契丹日夜為皇帝言有  
國都如此而以與人用事大臣頗惑其言惟皇帝與瑪  
哈羅索持之甚堅曰已許南朝不可改也黼曰租稅非  
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深特相遷就然飛輓殊遠欲以銀  
絹充之靖問其數黼曰已遣趙龍圖面約多寡矣靖復  
請去年歲幣帝亦許之明日詔趙良嗣周武仲馬擴奉

國書與靖等偕往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  
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辛酉授安中慶遠軍節  
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詹度郭藥  
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命  
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  
下泣言臣在敵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  
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  
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

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新除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 甲申錄富弼後 遼平州人張穀

考異宋金二史

並作覺今從遼史及長編

第進士建福中授遼興軍節度副使平州

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迪里鼓撫定亂者州民推鼓領州事耶律淳死鼓知遼必亡乃籍丁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妃遣時立愛知平州鼓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鼓情狀於康公弼公弼曰鼓狂妄寡謀其何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鼓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尼瑪哈又欲先下平州擒鼓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請自往覘之遂見鼓鼓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

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道其語尼瑪哈信之乃升平州為  
南京加弼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事 二月乙酉朔  
以李邦彥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趙野為尚書右丞

丙戌趙良嗣等自燕山還至雄州以金國書遞奏初良  
嗣以前月抵燕京諸酋列館郊外獨置南使於一廢寺  
以氈帳為館良嗣見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  
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  
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今止取一百萬亦不為多

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  
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  
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以國書歸報金  
主問來期何時良嗣以半月對金主曰我欲二月十日  
巡邊無妨我良嗣曰此去朝廷數千里今正月且盡安  
能及期莫若使人留雄州以書驛聞為便金主許之時  
金人得左企弓輩曰與之謀以為南朝雅畏契丹加以  
劉延慶之敗益有輕我心企弓嘗獻詩曰君王莫聽捐

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然  
南使過盧溝金人悉斷其北橋梁焚次舍蓋亦恐我不  
從而自防也其書畧言貴朝兵今不克夾攻特因已力  
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  
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  
限倘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  
速成乃請復遣使從之庚寅詔遣良嗣等自雄州再往  
許契丹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一百

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 遼主聞燕京破出奔四部族德妃蕭氏來見遼主怒丙戌殺蕭氏追降秦晉國王淳為庶人除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趙良嗣等至燕京見金主金主得書大喜良嗣謂羅索曰貴朝所須歲幣不貲皇帝無少吝今平州已不可得唯西京早與奪庶人情無虧羅索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諸軍犒賞耳馬擴答以貴朝既許西京朝廷豈無酬酢之禮羅索曰此亦須再遣使去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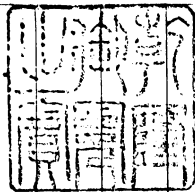
遣寧珠格等三人與良嗣俱來金主謂良嗣曰寧珠格  
貴臣也可善待之三月乙卯寧珠格等入見于崇政殿  
其國書誓書並無一語及西京者對罷詣王黼第黼欲  
令庭趨寧珠格不可分庭而見寧珠格乃言士卒取燕  
京勞甚乞加犒賞之恩黼皆許諾帝以其主有善待之  
語詔特預春宴宴日就辭于集英殿詔吏部侍郎盧益  
與良嗣俱充國信使馬擴副之持國書及誓書往軍前  
議交燕月日 盧益趙良嗣馬擴行至涿州金羅索高

慶裔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主上親御翰墨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兼求細故紛紛凡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張軫等越境去南朝須先以見還方可議交燕月日是數人者皆契丹所指名故金人索之良嗣欲諭宣撫司遣去益擴不可曰諸人聞已達京師今欲悉還之不惟失燕人心且必見銜盡告吾國虛實所係非細況今已迫四月敵亦難留何慮不

交奈何隨所索即與之彼得一詢十何時已耶良嗣卒  
與薩里雅布赴宣撫司縛送溫訊于金既至尼瑪哈釋其  
縛而用之 壬午盧益等赴花宴時金主形神已病中  
觴促令便辭畧不及交燕事益力言之羅索曰兩朝誓  
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違誓矣益曰且勿言諸人未  
嘗有至南朝者借使有之在立誓後耶立誓前耶良嗣  
亦曰未議之事有五一回答誓書二交燕京月日三符  
家口立界四山後進兵時曰五西京西北界未定兼賞

軍銀絹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羅索曰皇帝有旨山西  
地土并符家口已無可議者使副當亟辭去癸未復遣  
良嗣往雄州取戶口遂次楊璞以國書誓書二藁示良  
嗣欲借糧十萬斛轉至檀州歸化州給大軍討天祚且  
請良嗣入辭良嗣問交燕之期定以十七日於是及益  
擴等齎國書與楊璞俱來至雄州宣撫司猶疑金人所  
約非實因留馬擴同入燕備緩急差使遣良嗣與楊璞  
赴京師初王黼既專任交燕事降旨飭童貫蔡攸不

從之而營平二州及山後之地終不可得姑欲得燕山  
以稍塞中外之議約既定復索數數因盡還其待契丹  
敵國之禮唯不稱兄弟而已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一